

语言哲学视域下语言符号意义生成研究概览

何其凡

遵义医科大学

DOI:10.12238/mef.v8i3.11045

[摘要] 本文以语言哲学的视角深入探讨了符号意义生成的理论机制和实证研究进展,明确了符号的认知基础与意义生成过程之间的联系,分析了象征性和指示性符号在认知语言学中的作用机制,评估了模拟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在解释符号意义生成中的有效性。此外,本文展现了体认语言学对意义生成机制的多维度考察,包括神经语言学的证据和心理语言学实验结果。研究亦突出当前学术界对符号理论面临挑战,诸如复杂语境下的意义模糊性和符号使用创造性特征,符号意义的社会文化因素和大数据时代下语言的符号意义生成模式。

[关键词] 语言哲学; 符号意义生成; 认知科学

中图分类号: B1 文献标识码: A

A Philosophical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Generation of Semantical Meaning of Linguistic Symbol

Qifan He

Zunyi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approach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o delve into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s of signification generation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its empirical research progress, offering an integrated research framework. Through extensive empirical research, the article showcases the multidimensional examination of the meaning generation mechanism by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cluding evidence from neurolinguistics and results from psycholinguistic experiments. The research also highlights the current academic challenges to sign theory, such as meaning ambiguity in complex contexts and the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sign use. On this basis, the study propose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combining cognitive science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s behind sign meaning gener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the article suggests a need for exploring the sociocultural factors of sign meaning and the patterns of sign meaning generation in the era of big data.

[Key word] Philosophy of Language; Semiotic Meaning 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

引言

近年来,随着认知科学和语义学研究的深入,语言哲学领域逐渐关注于语言使用者如何生成和理解符号意义的机制。特别是在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NSM理论)的研究表明,语言与世界之间的联系超越了形式语义学所关注的符号与客观世界的配对关系,更多地融入了人类心智的内在作用^[1]。并且,在社会语言学“社会转向”下,研究者们不再局限于独立的语义模型,而是结合文化等外部因素审视集体认知和传统性在语义生成中起到的作用^[2]。此外,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提出将意义生成与美学象征关系联系起来,并认为符号和意义之间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实际实体之间真实关系构成了认知基础^[3]。

这种对符号意义生成过程实质和发展的关注推动了跨学

科、复合型方向上对于语言哲学与心理学、人类学乃至脑科学相结合进行可能性探索。同时,在认知科学与社会语言学理论深入结合下揭示了人类社会交往中符号意义生成机制,并重点探讨了作为一种能动符号系统的认知基础和社会功能。通过运用构式理论和社会网络分析揭示了词汇、习语及其他特定背景下产生意义和变异现象。同时细致考察了交互影响以及随时间演变不同现象动态性和复杂性。这些成果拓宽传统静态结构规律范围,并增强我们对于动态性、多样性和适应性认识。从哲学角度对符号意思生成机制进展显著,特别是将其视为主观意图客观实体桥梁得到进一步阐释应用。这为揭示人类使用系统基础机制提供线索,也为该领域注入新活力深度。

1 语言符号定义

传统语言符号观在传统语言学中, 符号理解多聚焦于表征与所指之间的关系, 这一关系既是一维映射也是二元对应, 成为研究的核心。然而这一符号理解的模型忽略了符号使用的动态性以及符号意义如何在不同语境中发生变化的问题。随着认知科学与互动主义语言哲学的兴起, 传统的符号理解正遭遇深刻的反思和挑战。

结构主义语言符号观结构主义语言学强调了语言符号相对性和差异性原则, 并将其视为社会文化深层结构内嵌、被共享社会实践和认知模式所塑造和限定^[4]。特别是当涉及到语言体验性及其与人类认知关系时, 结构主义提供了丰富分析工具。

后结构主义语言符号观后结构主义认为, 在人类社会和文化互动中, 意义是不断被重新构建和谈判的。通过打破固有局限并允许观察实际使用中与社会实践、权力结构及身份认同等多重因素相互连接和影响, 后结构主义提供了一个更加灵活和深刻的框架。

2 语言哲学符号意义观

符号哲学的知识渊源在语言哲学领域, 对符号意义生成机制的研究一直是一个中心话题。自从怀特海德对符号与意义之间的非分离性提出独到见解, 揭示了心灵与世界的真实结合依赖于符号化及其语言表征的审美过程后, 理论家们便开始更加关注语言的创造性本质与其在认知过程中的功能。怀特海德的理论挑战了分析语言哲学中长期存在的意向性问题, 并提出概念与自然界不应该被切割开来处理。他进一步阐释了符号参照的具体性及其在象征与意义关联中的基础作用, 强调了这种连接的深刻性和实际效力。此外, 他为理解象征表征如何在心智活动与语言之间媒介以及二者相互促进提供了新颖视角。怀特海德思想不仅丰富了符号哲学知识渊源, 而且为当代语言哲学与认知科学交叉领域研究开拓了新思路。

符号意义生成机制逻辑已成为语言哲学领域核心议题, 在对其进行阐释时需要引入White审美本体论所提供新路径来推动讨论。他关于符号和意义不可分割性观点不仅提供非二元化途径审视语言和意义, 并揭示量子持续时间空间维度内操作方式违背传统观念。这一理论有助于科研人员理解多维交错空间内符号指代实体并促进对深层次逻辑洞察。辩证分析方法也为探索隐含意义形成提供框架, 并突显White重视社会国家符号功能观点。当代哲学持续探索复合视角下形成对语言符号新解, 在此过程中White审美本体论贡献巨大并强调感知判断客观倾向拓展象征意义动态等方面。

3 语言符号生成机制的研究

语言习得与符号生成之间的关联一直是认知科学和语言哲学交叉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个体在习得一门语言过程中, 其心理和神经机制参与到符号意义的形成和理解中。符号不仅是语言沟通的基础, 也是思维过程的内在表达^[5]。认知过程与符号生成的关系尤为复杂, 因为个体需要将语言输入中辨识出的符号与抽象概念联系起来, 形成内在意义体系。虽然描述语言符号生成机制的理论模型已取得进展, 但如

何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实证研究仍存在许多问题。随着神经科学技术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和脑电图(EEG)等技术应用发展, 研究者开始能够更直接地探索大脑中符号处理过程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这些方法为理解语言习得过程中符号生成机制提供了新见解, 并打开了对该机制新视角。

从语用学视角看, 在近年来对于语言符号意义生成机制方面取得了创新性进展。通过利用认知科学和计算模型揭示了在复杂交际环境下, 通过上下文线索和实际行动配合进行动态构建和解构符号意义这一现象^[5]。此种过程不断参考交流参与者共享经验以及期望以达到有效信息传递及社会互动目标, 在跨文化交际情况下显示出高度适应性及灵活性; 根据不同文化背景调整自身行为优化沟通策略^[1]。此类观点提供了深入认识该领域并突破传统结构、形式限定的视角; 促进了教育、自然处理等领域发展, 并且预计未来还有广阔空间可探索。

认知科学在涉及到产生、发展、创建符合时扮演着至关重要角色, 它通过心理神经科学角度去解读产生、发展、创建符合并给我们提供深刻见解; 现代工具被用于测定时间分辨率, 如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 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产生、发展、创建符合是一个渐进且动态的过程; 此外, 认知模型建立如神经网络模型, 提供了框架增加对产生、发展、创建符合和理解过程的计算案例, 增加了对语言认知机制的理解^[6]。不过, 在面对复杂语言现象时, 如隐喻或双关语, 仍面临将理论与实证结果相结合的挑战。

4 认知符号学

认知语言学在符号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特别是在探讨语言与思维相互作用机制上。研究揭示个体如何通过符号对认知和经验进行编码与组织, 涉及语言表达形式以及思维本身的形式化过程。尤其是处理抽象概念和跨情境意义时, 符号的动态性和多模态性显得尤为关键。认知语言学家已成功运用神经影像技术来追踪符号处理中的脑活动, 并揭示了语言理解和生成中的认知网络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语境。然而, 对于社交互动和文化背景下的功能演化仍需进一步深化研究, 这需要加强不同领域之间的合作视角。

认知神经科学在研究语言符号生成机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神经成像技术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和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揭示了脑中处理符号的区域和网络。这些发现帮助我们更深刻理解了语言处理的脑机制, 并为设计更有效的教学方法提供科学依据^[7]。随着认知科学与语言学领域跨学科研究深入进行, 在模式识别与语言符号意义生成机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神经网络模型显示出前所未有潜力, 在捕捉时间动态特征方面取得重要成果^[8]; 而深度学习算法也表现出强大能力, 在理解特定环境下含义和用途方面具有辅助作用。然而, 仍需将更多跨学科理论整合到模型中, 以实现更全面地模拟认知机制下的完整意义生成过程。

5 符号意义的本质

语言学领域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是符号意义的生成机制,

涉及到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复杂互动。符号与被指物间的关系所承载的意义主要被认为是在语言使用者心灵中主观构建,然而客观世界对于语言的限制亦不可忽视。这种双重性体现了语言不仅反映思想,还映射了与世界的实际联系。当我们探讨如何在语言中确立事物的引用、真理和「与外界事物鲜活对话」的能力时,更加凸显出了经验类别的边缘化问题。

在语言哲学领域,关于符号和意义之间关系及其生成机制讨论一直是一个核心议题。特别是符号意义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辩论引发了哲学家们深入思考和理论探索。根据Whitehead的观点,符号意义并非完全是主观构建也不是彻底客观存在,在实践中连续不断地获得具体化和确立。在近期的语言哲学研究中,关于符号意义生成机制讨论逐渐聚焦于符号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辩论,研究者试图解决如何在个体心理状态和社会文化环境之间建立起可靠联系这一核心问题。

体认语言学在语言哲学视角下的研究表明,符号意义的生成机制是一个非线性、动态的认知过程,其中象豹观在理解抽象概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9]。这一过程不仅局限于个体的心理层面,还包括符号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社会文化维度^[10]。另一个方向是运用现代实验心理学和脑科学技术,深化对象豹观在认知神经层面影响的理解^[11]。这将促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并为语言研究提供更精准的工具和方法。

6 结论

符号意义生成机制的研究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不仅强化了我们对于语言符号与思维关系的理解,还推进了语言学与哲学的交叉融合。Whitehead理论对符号和意义的非分裂视角,为符号意义生产的具体性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他的理论不单是对分析语言哲学的修正,更是对当前语言科学研究的有益补充。Tomasello关于集体意图性在语言发展中的作用的研究与审美本体论相呼应,揭示了语言符号作为社会交往媒介的本质。在实践层面,对符号意义生成的研究促进了人工智能领域中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形式语义学和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为构建符号表征体系提供了数学精确性与通用性的平衡,它们的应用不仅加深了符号的标准化,还带来了更高效的信息处理能力。此类研究结果在实现跨语言通信和自然语言理解方面具有重要的

应用前景,尤其是在国际化交流与全球合作的背景下,其实用价值不容小觑。

【参考文献】

[1]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的可译性思想研究[D].南京邮电大学,2022.

[2]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下习语的变异性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21.

[3]Theology after the Problem of Intentionality: A Whiteheadian Corrective for Analytic Philosophy of Language[D].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9.

[4]段钨金,段亚妮,孙春玲.从“语言是实体”的隐喻管窥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4-131.

[5]Messina Dahlberg. On the quest to “go beyond” a bounded view of language. Research in the intersections of the Educational Sciences, Language Studies and Deaf Studies domains 1997-2018[J]. Deafness &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2019: 74-98.

[6]Lederer, Jenny. Lexico-grammatical alignment in metaphor construction[J].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19.

[7]Tomasek. Understanding how and why we are affected by the visual language on an individualized level[D].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at Carbondale, 2015.

[8]李海平,赵静,郑溟.语言学研究的哲学基础——哲学语言学的必要性、对象与方法[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8:87-89.

[9]王寅.体认语言学的象豹观与语言研究的多元化[J].当代外语研究,2021:38-43,53.

[10]语言本体论视角下的散文阅读教学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22.

[11]Pankaj Kumar Kalita, Miriyala Jeevan Kumar, Subhajit Roy. Synthesis of Semantic Actions in Attribute Grammars[J]. arxiv, 2022.

作者简介:

何其凡(1984--),男,苗族,贵州印江人,讲师,硕士研究生,遵义医科大学,认知语言学、语言哲学方向。